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 
第五十四回 孫臏幻術鬧秦營 中華大擺森羅陣

卻說王翳，率眾軍士，用棍棒將那十五位天尊盡行打落泥胎，只剩下裡面的木頭，又無面目，認不出模樣。王翳便叫軍士，用火燒化。這邊點火，那邊五位帝君發狠的惡戰孫臏。孫臏一面招架，一面偷看王翳燒那些木頭，他便口中唸唸有詞，那些木頭便跳將起來，身上帶著煙火，現出火箭射來。王翳與眾軍士一見，那木著火直往前亂衝。王翳與眾軍士，個個驚慌，叫苦連天。海潮等回首一看，只見一陣煙火光，隨著秦兵亂跑，心下到大吃一驚。棄了孫臏，俱一齊趕將下來。孫臏在後大叫：「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，往那裡走。」催開青牛，往下趕來。就有東華帝君，心中大怒，忙祭起追魂箭，來傷孫臏，南華帝君祭起火靈珠，西華帝君祭起鎖心針，北華帝君祭起萬雲煙，中華帝君忙祭起金沙。數件法寶，正在半空中，祥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向前打來。孫臏就在青牛背上，取出杏黃旗來，念動真言，把杏黃旗一指道：「法寶還不歸位。」五般法寶，就在半空中轉了一轉，即速飛回秦營而去。五位帝君一見，慌忙念咒，收回法寶。駕上雲頭，各人收回法寶。只見孫臏將杏黃旗，望著秦營一指，撥轉金光，就騰空而起。五位帝君也不追趕，齊往秦營而回。一支筆難寫兩家話，一道牆難擋四面風。始皇自從金子陵、王翳等出陣，自己正欲率文武分營迎敵，只見旗牌飛奔而來，跪報導：「殿西侯等敗陣復回，看看無數木頭人燒進營來了。」秦皇聞報大驚，忙叫眾兵速速救火，把個秦營鬧得翻江倒海，救火不及。虧得海潮老祖先回營中，見那些木頭滿身煙火，東跳西碰，鬧得滿營火起，原是孫臏的奇變法術。老祖但用掌心雷，便把解法念動，那些木頭就不動，站著的燒了。海潮老祖忙呼軍士，用水來淋熄。忽然一縱金光，那燒不盡的木頭，一齊飛起，燒著大營。左右兩營，即時通紅。海潮老祖大驚，忙念真言，施海水來，方把火淋滅。滿營都熄，左右營裡的火俱熄了，尚有三個大火球冒著黑煙，東滾西滾的，全然不滅。海潮聖人正在無可奈何，恰遇著五老進營而來，有南華帝君，看見三個火球兒滿地上亂滾，忙取出避火劍來，趕上去照著一個火球就是一劍，連砍三劍，便將三個火球劈開。原來是三個木墩兒，還不住吐火噴煙的。眾人方才放心坐下。

秦皇不覺落下淚來道：「孤自起兵以來，兵對兵，將對將，未嘗輸過一陣。只因遇著孫臏法術利害。自從易州，就被法術敗了孤家幾陣，傷了無數人馬。如今又在臨淄，又且添上南極與眾仙真，愈難取勝。依孤的愚見，不如差人去講和，兩下無傷兵之慮。孤的愚見，退回易州之地，還與燕國。眾位真人，且息兵罷戰，叫孤的兵馬，收回咸陽，見機行事也罷。」海潮聖人道：「若論孫臏，膽大逆天行事，南極子助惡，累次欺侮出家人，聖上暫且停兵數日，待貧道去兜率宮，問他的掌教太上老君，彼如何不約束眾門徒，以小犯上之罪。」說罷就要辭別始皇去了，就有五位帝君連忙上前說道：「老祖不可，臨淄的氣運有限，進兜率宮去求請，他日回山，豈不被三山五嶽的道友恥笑。倘或太上老君遽而應承去治南極子與孫臏之罪，把你勸回山，他也不治他們之罪，此時卻是如何奈得兜率宮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貧道的法寶，都被他們破了，拿什麼去降得他，治得他們。不然待貧道另往名山，聘請道友到來，與他們見個高低。」五位帝君齊聲說：「老祖休得如此，若是後輩的道友請來，法力也不高強。若是要請先輩老祖，俱與南極子先輩的道友同為聯手，且他們不在劫內，不肯下山來。就到各處去借法寶，他們有杏黃旗、龍須扇，也不能治他們。」海潮聖人道：「據帝君之說，難道被他戲侮一場，拋了眾門徒，悄悄的回山去了不成。」五位帝君笑道：「老祖不必如此，我等須從長計議，還當沒法智困臨淄，使南極子不能施展法力，救得眾位真人出來，方能出了我們這口怨氣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我的法寶盡行收去了，要請列位道友，又說不中用，我也主意全無，進退兩難。五位帝君，你們有何妙議，與我出家人出這口怨氣。」

就有中華帝君道：「如今眾位真人偷也偷不出來，劫也劫不到手，我倒有個八陣式，可能困得住他們，正好擺得了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帝君你們要擺陣，但要機密。」中華帝君道：「無害，我們去擺一陣，陣內暗藏八卦，外列五行，又有先天開其門，後天閉其戶，中間變化無測。一陣藏八卦，名為萬象森羅陣。莫說南極與孫臏，就是三清下界，也要拿住他。」始皇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些玄妙的陣法，說來都難盡信，實是受哄非止一次，目今騎虎之勢了，擺也由得他擺，不擺也由得他不擺，少不得由他們去鬧。」遂向中華帝君一躬道：「老祖要擺森羅陣，困住南極與孫臏，未知幾時調遣兵將，但又不知要用的什麼鎮物，或要多少人馬接濟，朕的大小三軍，文武將官，任憑調遣，不必通知。」中華帝君忙陪禮道：「貧道也仗聖主洪福，如今營外挑選一塊地，四方要圓的，便可擺陣，只在明晚三更行事。」

又叫殿西侯：「你同出家人出營去，看看吉地，好擺此陣。」起身，隨即辭了始皇、老祖與眾仙長，就同著王翳出了黃羅大帳，一同上了腳力，行了一里之遙。只見前面的一派土崗，中華帝君問道：「前面一派土崗，是什麼所在？」王翳道：「弟子也不認得。」便叫軍士前來問明白，便對中華帝君說道：「此地名喚無極崗，落孫坡。」中華帝君聞言大喜道：「大將伯犯地名，這個地名，正犯二人的名字。就在此佈陣，必然制住他們。」便同著王翳來至崗上，看了一回。中華帝君就在黃鵠上念動真言，頃刻之間，就來了二位神祇。一個大紅袍，黃金甲，頭戴紫金冠，提著錘。一個頭戴方巾，道服，身高二丈，手提拐杖。忙忙走在東華帝君跟前，參見道：「帝君喚本土神土地有何使用？」中華帝君道：「無事不敢冒褻眾位神祇，今晚三更，貧道要在此擺陣請神，借用二三位神祇，將崗前崗後的有主無主的孤魂，一應妖魔鬼怪，飛禽走獸之類，都要與我驅逐百里之外，不得容留一個在於此處。若不潔淨，有冒天神，就是你二位的責任，違令者聽貶。」當時山神土地聞言，不敢怠慢，前去依命而行。中華帝君與王翳回至蘆棚，便將看見崗名地名，對眾位說了，俱各大喜。

中華帝君便叫一聲：「殿西侯你可去方才挑選的那塊潔淨地方，東南西北四週啟址，高阜要鑿平，要按金術水火土五行分次，上俱用白牌一面，寫著五行台三個大字，台高一丈二尺，不用大。方圓也是一丈二尺，正東為甲乙台，台上設青旗一面，上寫青龍之神。用荊條木棍九九八十一根，擺在東方甲乙木伺候。正西方為庚辛台，台上要設白旗一面，上面白虎之神，將鋼刀利刃預備三十六口，擺在正西，將來應用。正南方為丙丁台，台上掛紅旗一面，上寫朱雀之神，預備楊枝淨水數桶聽用。中央為戊己土台，台上設立台旗一面，寫勾陳之神，預備黃沙一斗。台下各按五方顏色旗，青黃赤白黑，左右築高牆一帶，止可高三丈六尺，象周天數。這五行台牆內旁，西方設一面陣門台，台高二丈四尺，上要接連二十四氣，台上旁設日精月華旗，中間設立太上御座，白芡砂黃紙伺候。台上邊另築一座台，名為後天台，台上也立著日精月華旗，設下御座牌座等儀仗。正北上另設一座水府，台上設立皂旗七面，按七星之形，中間設一桿大纛旗，上寫五湖四海龍神，台後邊再築一台，名為後天水滯台。台上也設立皂旗七面，牌劍伺候。東北艮地上，也築一座台，台高二丈四尺，台上設立九兵，旗劍伺候。中間豎立一桿三山旗，用白牌一面，上寫五嶽台。台後又接著一座後天離明台，台上立紅旗一面。正東上築一座五雷台，台上設立八帥旗八面，中間設一桿九天幡。台後插一枝玄武旗。後天霹靂台，設八面八方旗。東方甲乙屬術，設立巽風台，台要高二丈四尺，台上設立八風旗八桿。正南上豎一面龍吟虎嘯幡，台後邊也築一台，名曰催巽台，台上也設八風旗八桿。正南上築一座離火台，台高二丈四尺，設立紅旗五面，中間是火神幡台，台邊接著後天水府台，台上也立皂旗八面。西南上築一座地靈台，台高一丈八尺，按著一十八層幽冥之數，台上豎立白旗五面，中間立幽冥教幡一面，台邊連接一座後五嶽仙台，也立五嶽旗五桿。正南上築一座水澤台。台高二丈二層，其上設立見明幡一面，中間復立水草河神旗二面，台後接高台一座，後天地府台，台上設陰幡十面。共總是先天八座按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次序，八陣台相連八座。五嶽朝天相連五座。正中間另築一座高台，台高三丈，按十三天，寬二十兩尺，按二十四氣，設立大鼓十二面，按十二時辰，豎立一桿金雞旗，兩桿玉虎旗，三桿三光旗，四桿四曜旗，五桿五方旗，六桿六丁六甲旗，七桿七星旗，八桿八卦旗，九桿九宮方曜旗，十桿普天將星旗。十二桿惡煞凶星旗，二十八桿星宿旗，三十六桿天罡旗，七十二桿地煞旗。各各台上，俱要用白芡、砂、新筆、黃紙，劍牌等物應用。陣外牆壁，共開四門，每門要用兵馬三百，俱要帶狗血污穢之物，每門設立幾桶。」王翳領命，忙去照法施行。真個口吹之力，霎時間就豎立台上。王翳奏知秦始皇。又周圍看了一回，但有不是，更改更改，然後回至蘆

棚。

中華帝君又叫王翦奏知秦始皇，要四員將官，分四門埋伏。要一桿八面綠牌，一十六面青白旗，俱要二丈八尺。綠牌上書八個陣字，按天門、地戶、雷轟、風磨、水絕、火燄、山障、困澤。紅字牌上書乾坎震巽艮離坤兌八字，金牌上書森羅陣三個大楷，皂旗上書中央戊己土五個大字。中華帝君將手一擺，便對著秦皇道：「借仗賢皇，西北干天有一座名曰天門陣，陣內有兩座台，賢皇可到後台上鎮守。」秦皇道：「孤恐不能對敵，帝君另遣別人罷。」中華帝君道：「不妨，如遇南極子、孫臏與眾妖仙等進陣，貧道有件法寶交與賢皇帶去，能制住他。金子陵與王翦，你二人奉陪賢皇，在台上立飛龍旗、中華旗兩桿，你二人各掌一柄。若有敵人來打陣，就將此旗展三展，賢皇即用吾的法寶打去，定然如意的。」說罷，在懷中取出如意珠子一顆來，遞與始皇。始皇接著，看看有黃豆大，大笑道：「帝君，此珠有何作用？」中華帝君說道：「賢皇休得小覷此寶，乃是貧道修煉數千年的元神所煉，非同小可，勿作兒戲。」秦皇無奈，只得領命。帝君再傳授靈文咒語，秦皇記著，同了金子陵與王翦文武二臣，同進天門陣內不提。

且說那中華帝君，又呼翻江真人：「你去鎮守坎地水絕陣，不得有違。拔山真人，你去鎮守山障陣。運匏真人，你去正東方，鎮守雷轟陣，不得有誤。革面真人，去東南角，鎮守風磨陣，不得有違。吐絲真人，你去正南方，鎮守煙火陣，不可違命。倒海真人，你與出家人鎮守西南方地戶陣，不可有誤。行雨真人，你去正西方，鎮守困澤陣，不可有失。各位真人聽著，南極子、孫臏各仙進陣，或犯各處陣內，必須豎起神牌，展台前器械法寶，搖動旗幡，內中自有妙用。」眾真人聽罷，各各領法旨，自進各陣去了。中華帝君便又對東華帝君言道：「道兄你到正東那座台上鎮守，如遇敵人進陣，你將台上那桿青龍旗展動，自有妙用。如遇南極子等進陣，你即用先天法寶施展，不可放走來人。」東華帝君領法旨，往前東方鎮守。中華帝君再請南華帝君：「你與出家人鎮守南方丙丁火台，如有敵人進陣，即將台旗搖動，自有妙用。如遇南極子等，你即用先天法寶施展，不可放走來人。」南華帝君領法旨而去。又請北華帝君：「去守北方壬癸台，若遇敵人進陣，即用先天法寶搖動，自用妙用。」只留中央戊己台，自家鎮守。各位帝君領命前去，執掌鎮守。然後與海潮聖人，各跨腳力，先上中央戊己台來，把台上一切幡旗，放在一處，脫下朱履，摘去了金冠，用白芨、硃砂畫了符錄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用三昧真火，把符錄化了。命海潮老祖把三百三十四桿旗幡，都拉了起來，忙把金如意如舉道：「列位星宿速降。」只聽得一陣風聲，台前早站立了無數神將，口尊：「帝君差遣吾神等，那裡施用？」中華帝君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與眾位星君等，只因南極老祖與孫臏等，現在臨淄逆天行事，今日貧道擺上這座萬象森羅陣，借仗眾位帝君之力，鎮守這座森羅陣，若有敵人進陣，全仗星君眾位等神力，不許疏放敵人，如有不遵者，即送至無極真人處治罰。如遵旨，貧道自有所奏聞。」眾神領了法旨。各領各的旗幡站立。中華帝君忙念動收光咒，便把諸神掩住法體，然後與海潮老祖各跨腳力，駕雲來到天門台。書符念咒。真個是吹口之力，只見綠雲交錯，落將下來無數神祇。正是：

到來四女一時同，  
日月星辰下九空，  
道教無門法力大，  
滿天列宿在胸中。

即刻來了四位功曹，四位神女，日精月華，一齊到了台前聽候法旨。中華帝君忙囑了一番，各歸各幡之下去了。中華帝君忙駕鵝騰雲，早到地戶台，台上又將靈符焚化，即幽冥靈神，陰兵陰將，俱來鎮守地戶台。又到雷轟台，請了五雷神在此台鎮守。又到風磨台，請了風神鎮守此陣。又到水絕台，請了水神，鎮守此陣。又到火燄陣，請了分火星君，鎮守此陣。又到山障陣，請了五嶽山神鎮守此陣。又到困澤陣，請了金龍四大王率領水草神兵鎮守。一一請神已畢，便對海潮聖人道：「敢煩老祖，只在天門台森羅陣等候，有人闖進陣來，借仗法力，與眾位之靈神，困住敵人，不可放手。」吩咐已畢，即駕鵝來至外圍。便喚章邯在東門接戰。出戰之人，恐怕他有仙法，可用污穢之物打他，使他不能騰挪變化。又命趙高鎮守南門，英布鎮守西門，彭越鎮守北門。俱要各帶污穢之物，此是一樣。吩咐已畢，忙又駕鵝回至中央戊己台來，掐指疊印，書符念咒，霎時間請下一位尊神來。只見他怎樣打扮：

鵝黃袍兒是淡金，  
腰間紅玉帶通明，  
三尖刀上生雲霧，  
白虎馬走起狂風。

中華帝君一見楊元帥來至台前，躬身陪笑道：「前者全仗尊宿大聖神犬，破了南極削花金刀，未曾前來謝謝，今日又煩瀆尊神鎮守森羅陣的東方。候成功之日，書名上奏。」楊元帥領法旨，一縱金光，便來陣地上鎮守。復又請溫元帥鎮守南門，又請喪門大元帥鎮守西門，再請趙元帥鎮守北門，諸事已畢，方才簪上了冠，著了朱履，然後駕鵝再到陣中陣外，團團的繞了三遍。此時天交四鼓，又在黃鵝背上拘了山神土地前來，吩咐率了山精石靈，在城牆外面謹守，不許放人越牆逃脫，如違者聽貶。然後方才請天羅神在雲端之上，放下天羅，又請地綱神就在地面蒙著地綱，要使南極與孫臏等不能騰空進去。然後去中央戊己土，運動神功。正是：

挖坑就地等虎豹，  
漫天撒網打蛟龍。

中華帝君擺陣，我且不表。卻說南極、孫臏等各各回至文華殿，已有齊襄王擺上素筵，與他們慶功。各敘了一回爭戰之事，齊襄王方才辭去。眾仙坐至三更方散，南極與孫臏就在文華殿打坐。南極便對孫臏道：「臨淄的洪福將盡，西秦始皇氣正旺，今日與海潮大戰，雖然得利，到底不能逆天。等至明日，貧道約個人來，要與他們講和，他就顏色有光，各各回山罷。」孫臏道：「弟子豈有不知，只是萬分無奈。弟子等上吳橋葬母親，就把臨淄的事統統不管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天已交四更。只因臨淄城內有了高人，是以不怕奸細，所以三更半夜不用關鎖城門，隨時有人出入。忽見一個旗牌來至文華殿正中跪下報導：「東北角上，到了四更時分，起了紅光一陣，至今不知何故，特來稟知，請令定奪。」孫臏聞言一點首，那個旗牌就歸他的汛地去了。孫臏即對南極道：「老祖，方才藍旗來稟報導，東北角上起了一陣紅光，其中定有一個原故。老祖何不與弟子去看看，是何凶吉？」南極老祖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說罷，二人走出殿去，自有當值官在此伺候。一見二人出來，吩咐備了腳力，跨鶴騎牛，忙上臨淄城來，不許出聲揚名。

他二人便站在城堞內邊，閃開慧眼，定睛觀看。只見紅光中隱著一股殺氣，孫臏道：「老祖，可看見麼？裡面影影綽綽，有二十三十個高台，旗幡播動，不計其數，好似各按方位，看是一個陰羅陣的光景，只見布得十分稠密，十分利害。他應改擺在西北干天佈陣才是，為何正在東北角上良地上呢？」南極道：「你不見那一帶土崗麼，必有一個緣故取意。但不知此帶土岡叫做什麼名字？」孫臏忙叫城上之兵，前來問時，方知是無極崗、落孫坡。二人聽得，點頭無言。南極道：「大將為人，只怕犯地名，此乃衝犯相剋之數。原來他取此意來治我們。此番難以敵手。也是劫數，且回殿去，再作道理。」看完已是天交五更，又見眾仙坐功已完，使上殿參見。見殿中燈火輝煌，白鶴童子在一旁打睡，東方朔說道：「你逍遙快樂睡罷。」毛遂笑道：「你必學了我的武藝，早晚睡覺。」王禪笑道：「你有什麼武藝，他學你的？」毛遂道：「想必晚上作賊，就沒空睡覺。」王禪笑道：「不怕羞的矮根子，還要自己誇嘴。」毛遂道：「你看，講句笑話兒，你又罵了。」便鴨步鵝行的上了文華大殿。來至白鶴童子跟前，毛遂身矮，敲不著頭上，就在腳下拍了幾拍，伸手擰了一擰，正擰著腳筋。白鶴童子哎呀一聲，把腳一蹬，毛遂不曾防備他，蹬了一交。哎呀一聲，眾仙俱大笑。白鶴童子連忙睜開眼一看，見是毛遂，不好意思，忙忙上前扶起來道：「真人，多有得罪，一時失錯，休怪休怪。」毛遂連忙起來，整整冠兒道：「好踢呀，看見了老祖，要告訴打你幾下呢。」白鶴童子笑道：「真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在這裡打瞌睡，誰人叫你前來擰我一擰，真人也有一個過處。」毛遂笑道：「呆物，你晚上因何不睡覺，天交五更，雞鳴了三遍，

你還是靠此間打瞌睡。」童兒道：「你不知，昨晚三更，有旗牌來報信，東北角上起了一段紅光，老祖與孫廣文去看，至今才回來。」眾仙齊道：「如何的不通知我們前去走走？」毛遂笑道：「上陣廝殺，用著我們前去走走。這紅光現法之處，定有好的，必不叫我等知道，又怕我們沾了他的光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南極老祖與孫臏來至跟前，隨著一齊進殿中坐下。毛遂看見南極老祖與孫臏，有悶悶不樂之色。毛遂問道：「方才去看些什麼？如何回來俱有不樂之色？」南極子道：「方才你說過，紅光之處，定有什麼事了。你們怎曉的，是人家下火炮，築高台，密設陣式來困住我們呢。」毛遂道：「掌教道法無邊，縱有什麼陣，治他不得麼。他也不過請些神將而來，攔住老祖，縱有鎮物法寶，也難傷你這不壞法身。怎麼就憂悶氣起來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南極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毛遂道：「掌教不必假作為難，也不必愁悶，我矮人倒有一個妙計。」孫臏聞言道：「毛真人有何妙計？」毛遂道：「三哥你都知道，如今他們擺下惡陣，不過爭強要勝，我只須下口氣，請人去央求於他，情願送回真人，掌教老祖歸山，三哥你上吳橋葬母，我們各自也散了。他擺此惡陣，要困誰，只好臊臊自家，收罷。我們再去與他陪上幾個禮，難道還不解開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毛遂真人的妙計如此，不大濟事。即來之，則安之，未必那陣就打住我們。我們都要上前打，若不願打陣，請自回山，不陪他禮，不甘心居下風，貽笑於人。」王敖說道：「老祖豈聽矮根子的話。」王禪也接口說道：「賊矮根子有什麼大計謀。」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個毛遂說得面紅過耳，含嗔說道：「我不過一時暗話，依不依在你們，你們賊長賊短的罵起我來。我本不濟事，你們算好漢子，各請去打陣，我在此也無顏面，不如回山去罷。」說罷，就把身子一扭，就要走。王禪笑道：「賊根子，你若走去，看我打折你的短腿。」眾位仙真看見毛遂面帶羞容，便說道：「道長不可與毛遂真人說笑了，他適才連我們都怪了。」孫臏急忙上前攔住，說道：「毛賢弟，為何因幾句笑話兒就有去志，千看萬看，看我孫臏之面。」南極便道：「毛真人，方才出家人見你說我有好事瞞了你，故此說你幾句。就是王家兄弟常時與你真人兒戲慣的，為什麼這回就惱了。」毛遂道：「掌教老祖，你說哪裡話，貧道怎敢怪老祖呢。只是眾仙長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使人實是難過。我毛遂就是一塊泥佛，也都無趣。」南極笑道：「王禪，你兄弟快去代出家人向毛遂真人敬茶陪罪。」王禪兄弟忙笑對毛真人說道：「不是我兄弟說話刺你，只因怕你模樣實有些難。」毛遂笑道：「大眼賊，你兩人安排我麼，我就認真去了，我不敢領你的茶。常言道，騙人驕敵必敗，我們到底要仔細，是必斟詳算實，方可去打陣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毛遂真人言之有理，必須要看過森羅大陣裡邊，沒有什麼變動，才好去打陣。」孫臏道：「果然言之有理，若是一個人進去，看看出來，就好分頭就去破陣。」